

午后方晴 著



比精致漆雕，拼绝世美瓷。遇红粉佳人，历大唐盛世！

玩唐

Ⅱ 盛世长歌



珍宝无价，美人如玉，一部大唐的草根成长史！

最扣人心弦的**权谋博弈**，最义薄云天的**天地豪情**，最为真切翔实的**传奇小说**！

历史和文化的完美融合，带你领略锦绣大唐，盛世长歌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午后方晴 著

玩唐

比精致漆雕，拼绝世美瓷。遇红粉佳人，历大唐盛世！

Ⅱ 盛世长歌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玩唐. Ⅱ, 盛世长歌/午后方晴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153-0474-8

I. ①玩... II. ①午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4654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特约策划: 肖 瑶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9

责任编辑: 张皓 cypzhanghao@163.com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7

插 页: 2

字 数: 27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526

目

Contents

录

第一章 状元之路 · 001

太阳渐渐升高了，正好一抹阳光斜斜地从窗户上射了进来，照在他脸上。让王画产生一种暖融融的异样感觉。远处的一处寺庙也做起了早课，一阵清脆的钟声响起。

这一阵钟声使王画的心灵宁静祥和，空灵一片。

终于在纸上写下第一行大字：大忠似奸！

第二章 诗机而发 · 013

退！退！乾干利无从抵挡，只好连退几大步。

“纵使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！”无数个圆圈画起来，就像是金沙江上无数的暗流。乾干利看着这一剑，脸上终于有了惶恐之色。因为这一剑他无法挡！

然而王画嘴里再次说道：“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！”

剑尖垂地，剑光收起。他朗声道：“谦让了。”

第三章 郡主失踪 · 025

王画看到了这是相王府下人的打扮，急忙从战马上跳下来，这时也有士兵匆匆忙忙地过来，为他们解盔卸甲。卸完了盔甲，王画走到这个家丁面前，问道：“请问有什么事？”

家丁将他拉到一边，悄悄地說道：“王都尉，这两天，你有没有看到过九郡主？”

“没有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王画随口答道，但说完后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，补充道，“已经有几日，她没有到府邸中来了。”

“那就大事不好了。”奴仆的脸色一变道，“小郡主失踪了！”

第四章 当局者迷 · 039

王画本来茫茫然的思想，终于清晰下来！

他回到京城，为了自保，也为了不负李襄儿的一片恩情，想办法将她的生命保住，甚至不惜将二张出卖给李隆基。在朝堂立足，没有立场，没有目标，就失去方向，如何立足？！就像下棋一样，是执将还是执帅？

太平公主这一次前来，王画的方向终于有了！目标也终于有了！！

第五章 王家之邀 · 052

嗖！

一支利箭直奔王画而来。

这已经不算比较武艺，而是偷袭了！！

众人再次为王画捏了一把汗，但王画依然不慌不忙，只见他一拍马背，战马飞奔而去，他将铁锤举起，箭很快就到了眼前，锤出！

第六章 招兵买马 · 067

古都尉脸上一阵窘迫，迟疑地说道：“我不敢隐瞒，大多数府兵，装备不足。马匹更是短缺，五百八十一人如果凑成骑兵的话，只能凑出来六十七人，这还包括我们在内。”

听到这种情况，王画苦笑了一下。现在要想作战，没有一支精锐的骑兵是不可能的。他想了想道：“大概的情况我知道了。可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，三月突厥人攻到了太原城下，那是太原，城大墙高，兵力充足。如果突厥人忽然攻到代州怎么办？想想用现在这支杂牌军，与突厥人交战的情形吧。各位，到时候，你我的生命都堪忧。”

第七章 烽烟再起 · 080

转眼间，就到了九月，这段时间士兵是痛并快乐着。

痛，真的很痛。魔鬼训练也不过如此。幸好繁峙百姓多猎户、牧民等出身，身体素质好才可以扛下来。

为了让他们身体素质更强壮一点，王画弄来了大批的牛肉与羊肉，中午一顿，晚上一顿，一开始士兵就像过年一样。后来吃的次数多了，看到肉都感觉腻。

只是几个月时间，府兵一个个变得健壮起来，身手更是提高了一大截。连代州的都督雄克已闻讯，也赶来察看，看到他们训练时的情形，叹服道：“真一支雄军也。”

第二个令士兵快乐的事，就是收入。这种新墨立即从洛阳开始推广开来。这也为府兵带来大量收入。士兵的士气与战斗力渐渐达到了顶点。

第八章 兵临城下 · 091

看着奔来的敌人，陈长史惊骇万分地问道：“王都尉，按照你的分析，不是突厥人最多会派两千士兵来此处吗？”

“陈长史，你害怕了吗？”王画反问道。然后他转过身，面对着城墙上吓得发抖的士兵说道，“你们害怕了吗？”

第九章 浴血激战 · 104

待王画带着一路人杀到中营，已是四处火光，满地狼藉，突厥人纷纷逃窜。

王画勒马停在营中，看向左右的两条火龙，此时他已经击毙了数人，盔甲上到处都是血迹，在火光的照射下，宛如一尊魔神。看到那两条火龙按照战前的计划向营心袭来，王画心中更定。他伸手举起特曼的头颅，高声大喝道：“投降不杀！”

“投降不杀！”身后的唐兵也跟着喊了起来。

第十章 死守繁城 · 118

崔班被抓得很狼狈，可是他劲道、武功都不如王画，被王画提在手里，尽管拼命挣扎，可怎么也挣不脱。崔班的士兵想将王画拦住。

王画喝了一声道：“避我者——”

“生！”五十九人齐齐喝道。这些府兵能够生存下来，无一不是五百八十多人中的好手，虽然身上都带着伤，但一个个高大威猛，一声齐喝就像一道炸雷一样。喝完了，他们将盾牌举起来，槊拿起来，就等着王画一声令下。

王画又喝了一声：“拦我者——”

“死！”士兵眼中全部冒起了血光气。

第十一章 阴错阳差 · 130

见过了众人，李襄儿来到了王画身前，笑面相对。

武崇训也和王画同样尴尬，不过礼数不能失，他拱手道：“王都尉，久仰久仰。”虽然他的嘴里这样说道，但眼里闪过一道仇恨。

王画现在头脑里混沌一片，也不在意他的眼中神情了，只回说了一声：“不敢。”

第十二章 组建血营 · 143

第二天，王画被宣入朝中。今天议事主要就是新营了。

今日的议题有许多地方出乎王画的意料。这些事项的确定让他又惊又喜。

新营的名字叫“血字营”。这个营从装备上按照现在最好的兵营武装配备。另外新营非大都督以上者，不可调动，就是大都督，也只有战时才能调动。新营可以单独行军作战，以及调兵练兵。各都督以下者务必配合血字营的指调。听到这里，一些不明内情的大臣一片哗然。

第十三章 草原练兵 · 156

两军的距离更近了，已经有几个突厥士兵被唐军射落马下。但突厥人并没有害怕，他们的伤亡很小，大局已定了。休库合参加过很多战役，他看到对面这群唐兵的眼神，不用交手，就知道今天战斗的结果。他勒了一下战马，侧过头来，看向面前那群被俘虏的牧民。

忽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话音刚落，这些“牧民”就拿出弓箭强弩，弩箭像雨点一样，向突厥的两支大军射来。这些牧

民箭法高明，很快就有很多突厥人被射落马下。

第十四章 血战塞北 · 169

突厥兵乱成了一团。

让他们惧怕的主要是血字营的悍气。有一个士兵人头被削下来，手上的大槊还依着惯性砸趴了一个突厥士兵。

王画与孔黑子一对师徒，手持着大铁锤，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所向披靡。

耶哥才过坡顶，就看到一片鲜红。

血字营？他脑子嗡地一下，血字营怎么跑到这里了？

第十五章 智退敌军 · 183

王画再次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大汗，在繁峙你曾经与我做过一笔交易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如今我也是来与你做交易的。”

默啜微眯了眼道：“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？”

王画笑道：“大汗，我既然敢一个人前来，肯定是有把握的。如果你非要动手，相信我还能坚持到那时候。”

说着，他做了个手势，默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从天边的尽头处，分四个方向，涌来无数的黑点，飞快地向他们蔓延。

第十六章 受封听赏 · 195

虽然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，这中间必然有无数的牺牲者，可想到小姑娘对自己的一番感情，王画叹了一口气，从她手中接过笛子道：“我来吹吧。”

笛声响了起来，月色如水，苍凉的笛声转眼就将众人再度带到了塞外的茫茫草原之上。

一曲吹完，王画回过头来看着小玉真。小玉真正用手托着腮，一双眼睛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敬佩与欢喜。

第十七章 名将之后 · 212

王画走出厅外，让薛嵩从箭壶里拿出一支箭出来，搭在大弓上，再次运力，渐渐弓被拉满。

放！

只听得箭嗖的一下子，连影子也没有看见，就射中了对面那棵大树，而且没得只剩下箭羽在树外面，还在继续摇晃着。

难怪当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，这样的铁臂弓射出的箭，就是自己估计都无法格挡，不要说那些来不及防备的突厥勇士了。王画赞道：“好弓。”

第十八章 深宫幽魂 · 226

说完后，武则天又说道：“王画，今天朕请你来还有一件事，希望配合一下朕，看是鬼吓人，还是人吓鬼。”

这时候太阳开始渐渐沉入西山，大殿里可能因为武则天关照过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太监进来点燃蜡烛，现在开始显得昏暗。

清凉的晚风吹来，仿佛是一道道阴气在流动。

经武则天这一说，几个人都毛骨悚然起来。

第十九章 风雪塞外 · 240

王画沉默了一下说道：“他们这是要立威。”

“立威？”

“道理很简单，如果他们把我们队伍歼灭，办到的是连突厥人都办不到的事。那么凭借他们大破我们血字营的风头，可以大肆宣扬，震慑周边的各部，使他们依附于突骑施。”

“立威吗？那我们就将他们的威风打掉。”郭元振道。

第二十章 平定边关 · 254

这是大型翻版的二桃杀三士。各部削弱，唐朝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。

郭元振越听眼睛越亮，这个提议，乌质勒是不可能不动心的，现在一亩田收益在十贯，扣掉费用也有五贯钱，如果开垦出来几万顷几十万顷，除了人力外，收益将会在几千万几亿缗钱。就算是百分之一，也足以让乌质勒疯狂的。

再加上军事一直施压，让乌质勒看到压力颇重，现在有个可以下台阶的机会到来，想不议和都难。

两个人商议定，郭元阵兴奋地在王画肩膀上狠击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大局已定。”



第一章 状元之路

决战七姓后，王画终于能够轻松下来。他一直睡到晚上才起床，刚洗完脸，王府的仆役就进来禀报，说相王有请。王画不敢怠慢，急忙换了衣服上了马车。

李旦召见王画的地方不在皇宫，而是在另一处相王的府邸。

一进厅中，王画便看到正中坐着两个人：一位是位中年人，长方脸，气度沉静，正是李旦，在他的边上还坐着一位中年美妇，王画猜出，这应该就是李隆基与李玉真兄妹的养母，豆卢贵妃。

那两个人身后，李隆基正拉着小玉真坐在一旁。

王画走过去施礼道：“小子参见相王、王妃。”

两个人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回礼。相王没有说话，豆卢氏先开了口：“王二郎君，听说你送了礼物给皇上以及公主。这一次怎么会空手而来？”

王画抬起头看着李隆基。李隆基带着狡黠的笑意，帮他打圆场道：“二郎，

上一次是你不好，只烧了六件瓷器，怎么也得多烧几件。这样吧，等到你这次切磋完了，把作品交来，当做礼物吧。”

王画顺着话道：“世子，那些作品基本上为了追求新意。除了少数字画外，大多数都不是小子所擅长。如果王爷、王妃以及世子不嫌弃小子笔法简陋，小子愿在此献丑。”

豆卢氏挥了一下手，便有下人拿来笔墨纸砚。

王画挥毫写下一首小诗：

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
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

这首诗他用的是傅山小草，与诗中意境十分适宜。

李旦与豆卢氏看到后，交口称赞。但豆卢氏又说道：“好诗好字，可还是比不上张五郎家中的那幅大草。”

王画答道：“回王妃的话，小子认为那种大草固然好看。然而不能时常为之，毕竟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，需要礼法制度。偶尔为之是雅事，时常为之，反而不美。”

李旦听到这里，让其他的人先退了下去。

等厅中只剩下他和王画一个人时，他说道：“王画，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很不错。现在本王有些话要和你谈。”

王画恭敬道：“王爷明示。”

李旦叹了口气：“说实话，你与本王的九丫头的事，本王原来是十分反对的。本王一直有一个担心，你的性格太过激烈，会惹出许多是非来。想一想，从你来到洛阳后，发生了多少事？先后招惹了王、郑两家，又与襄儿交好。”

这话都是事实，王画还真不好反驳。

李旦一一数过：“决战白马寺，决战青岗岭，才拼天下，我看你玩到最后，还要战什么！”

王画躬身道：“谢相王赐教。”

李旦又是一声长叹：“算了，孤也知道你的性格改变不了。但皇上却劝我说你现在还年轻，难免轻狂，等岁数大些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你以后要学会忍

耐。孤不想我的女儿嫁给你后，让孤也提心吊胆的。”

“小子铭记在心。”王画说道。他的这句话并不是敷衍，而是发自内心。

李旦看王画并不像是应付的样子，总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虽然他对王画力撼七姓十分反感，可对这个女婿表现出来的才气，还是十分欣赏的。“孤就说这件事，一会儿一起用膳吧。”说着李旦一拍手，叫来下人，将豆卢氏、李隆基他们再次喊了进来。

菜是家常的小菜，显然李旦没有把王画当做外人。

小玉真脸红红地低下头，只顾将饭往嘴里扒。

豆卢氏并没有子女，看看王画，再看看小玉真，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。

吃过了饭，王画告辞回府。

初八，还是一个艳阳天。这天一大早，王画就来到广场，武则天也再一次带着群臣落座。等王画进来，众人再一次安静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七姓的人才来到，而且这次只有一个人，便是那位弹琴的王子鹤。

王子鹤走到王画面前，行一个礼说道：“王二郎君，某问你几件事。”

“请问。”王画也让这个变故弄得摸不着头脑。

“现在某已经看到你写的两首诗，后面的八首诗是不是与这两首一般？”

王画道：“应当差不多吧，但这也要看各人的喜欢，因为描写的场景内容都不一样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某再问一个问题，那么文章、字、画，还有音乐，是不是也都同一水平？”

王画思索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应当差不多吧。”

王子鹤恭敬道：“这一次为了切磋，我们几家凑集了一些琴棋书画诗文，但如同那篇《风》以及那篇文章，还有画、琴、字，都是其中最好的。特别是棋局，为了那盘棋局，在卢君带领下，我们几家几大高手反复推演了无数遍，最后才布出那盘棋局。其他的棋局已经不足以为奇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顿了一下，转了话锋：“二郎君的棋技也让卢兄十分的佩服。他昨天下完棋后，因为对阵时用心过度，回去后头痛胸闷，开了两副汤药喝下去，这才有所好转。卢兄堪称大河以北第一国手，从没有遇到过对手。而

二郎君居然将他逼迫至此，足见二郎在棋艺上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”

这一句算是出自敌人之口。这比什么样的评价都管用。

王画拱手道：“王君过誉了。”

“二郎不要谦虚，但某还有一句话要顺便说一下。阁下的棋局固然精妙，可里面杀机太重。某只擅长各种乐器，对黑白之道不太精通，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无人敢与阁下比较残局。因此某想，二郎将残局展示出来后，便可将解手公布。”

王画终于听明白了，他摆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王君，你的意思，是你们几家以后有可能不参加这次切磋了。”

王子鹤脸上还是一片祥和的微笑，可眼里有些落寞的味道，他说道：“诗是不如诗，文是不如文，画是不如画，字是不如字，琴有某与郑家七郎李家五郎或许能与君一斗，真正拿得出的新曲却只有五曲。棋，更是只有卢兄的棋艺高绝，可只对阵了一盘后，卢兄心力焦疲。这样比下去，有何意思？”

武则天也听出来了，这是七姓彻底认输了。

王子鹤又说道：“王二郎君，某还有一句话，代传一下。我们几家老祖宗说了，王君的才华无人能及，以后王君所到任何一家，都会大开所有中门，欢迎二郎君的到来。”

说完后，他向王画展现了诚挚的微笑。

王画苦笑了一下，这位王子鹤琴如其人，还真是一位赤诚君子。七姓这一次做得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

他只好对这位君子道：“小子感谢不尽。”

王子鹤却道：“某还有一件事，要求教王二郎君。”

王画拱手道：“何事？”

王子鹤道：“二郎君可看到这些人群，除了我们几家还有谁来与你争这个风头？是不是那些字啊画的，还有琴谱，早点拿出来？省得吊人胃口，好让某明天回太原之前，得以一见。”

王画微微一笑：“自是应当如此。”随后他拱手对场上众人道，“这一次七姓十家的退出，小子惶恐不安，这是他们谦让小子了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还有其他六样，各八种作品，一道拿出来展示一下，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。我还是昨天早上的那句话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小子不是拼斗，是切

磋。希望小子的这一块块砖引来一块块的美玉，让大家交流，共同进步。”

一会儿马车将作品全部拖过来了。

王子鹤立即拿了一本乐谱，道了一声：“谢了。”便转身离开。

七姓这一招很妙，没有恼羞成怒，反而很和平地处理此事。说他们阴谋也好，阳谋也罢，本来一件丢人的事，做得反而很光彩。

等所有的作品张贴好，王画正要离去，却被武则天叫到一旁，武则天道：“王二郎，朕问你，你对这次的比拼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“小臣感想很多，但不知道皇上说的是哪一点？”王画谦恭道。

武则天道：“你不用如此谨慎。虽然你现在还是一介布衣，可你已经文声名重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”

王画拱手道：“小臣不敢，经过这次比拼，小臣想起曾经与恩师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提起狄仁杰，武则天也是一阵伤感。

“写文章只是小道，怎样治理国家才是大道。所对面对皇上，小臣永远是诚惶诚恐。”

“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。”武则天点头道，“那你的众多感想又是什么？”

王画道：“陛下，恕臣斗胆说一句，如果真比下去，有可能十家最后无法收场。小子是希望能够打压七姓，让他们能够有所收敛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，若是再进行下去，就是不给太平公主还有满朝大臣的脸面了。但这一次七姓做得很巧妙，就像诸葛亮失守街亭一样。街亭失守了，然而大军却全身而退，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折损。”

“是啊。”武则天有些快快地说。这一次比拼明着是王画在比拼，实际上是她暗中出力，进一步打压七姓十家，可没有想到人家应对的这样漂亮。

“因此，臣认为以后做人还是谦虚一点，正所谓‘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’。”

武则天点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除此之外还看出了什么？”

“还看出了陛下对小臣的厚爱。如果没有陛下对小臣的厚爱，小臣不要说比拼才艺，连能不能安全来到洛阳都是未知数。”

“你别对朕阿谀奉承，可朕却看出了一件事！”

“小臣愚昧，请陛下赐教。”

“朕看出来了，你虽享有天下清流之声名，却是一个外方内圆的伪君子！”

武则天突然厉声说道。这时候她一双眼睛也不浑浊了，闪着厉芒！

武则天继续说道：“从你第一次到洛阳来，看似清高，但却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好戏，阴谋诡计接二连三。你不是伪君子，难道是真君子不成？！”

此话诛心啊！

王画听了这话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来，迎向武则天的目光，有坦然也有不解。

可武则天话锋一转，又说道：“王小二，但朕对你的作为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十分的欣赏。这就是得与失、取与舍之间的关系。有得必有失，有取必有舍。就像你下的那盘残棋一样，二十几粒棋子，该丢还是要丢。还有一件事，也到了朕该告诉你的时候了。当初国老在世时，曾经委婉地问朕，既然朕授意你与众卿交好，包括五郎六郎在内，可为什么还要将你送到狄府？”

王画听了一愣道：“小臣也疑惑不解。”

“野心只是品性的一部分，此外还有风骨气节、才华、识人处事等等多个方面。国老慧眼如炬。朕没有时间察看你，因此让国老看一下你的品性。”

这么一说，王画终于明白过来。狄仁杰是伯乐，自己是不是千里马，要牵到狄仁杰那里，让他相一下。

“这是第一个用意。第二个用意是，如果国老看中你，跟在他后面，你可以学会很多道理。而这个正如你所说，有时候比学问还要重要。”

王画点头。

“还有，朕说你是伪君子，你有点不乐意。没有关系，你还小。听朕说，刘邦也是伪君子，张良、萧何、刘备、诸葛亮以及国老，就连朕在内，也是伪君子。朕所指的伪君子与一般人眼里的伪君子不同。君子高洁，不染尘埃，王小二，朕问你，你做得到吗？”

“小臣做不到。”王画摇了摇头。

“所以朕与你都不是君子。朕所举的几个人，有的品性高洁，有的擅长谋略，有的勤于治国。可是为了大计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变通。其中有的手段，如果真说出来，也让人不齿。诸葛亮做过，刘邦更做过，朕也做过。可这些人的本质不变，都是为国为民，所以还是君子，只是属于伪君子范畴。”

说到这里，武则天再次看向王画：“特别是你，外方内圆，已得到一些真味，这也是朕看重你的地方。但你还没有真正地圆起来，有时候方性大作，会

得罪很多人。你又是出身寒门，因此让你进狄府，让国老收你为弟子，增加你的一些底气。”

王画再次施礼道：“多谢陛下恩宠。”

武皇收回目光，看向远处道：“王画，你不必多谢朕，朕这也是为了大周的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，多一个人才，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。现在朕只想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不敢！”王画立刻匍匐于地，“陛下且说，小臣自当万死不辞，为陛下效命。”

武则天叹了一口气：“五郎六郎对朕十分忠心，朕赏给他们一场荣华富贵。可许多大臣对他们耿耿于怀。现在各方安定，朕却老了，就怕将来，朕若是去了，五郎六郎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但是他们身居高位，也有不少党羽，到那时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整个天下都有可能大乱。”

王画道：“臣惶恐不安，陛下，这些天下大局，小臣现在只是一介布衣，就算春闱得中，吏部试通过，也只是一个八九品的小官。如何参与进去？”

“谁说你不能参与进去？朕让你能，你便能！”武则天道，这时候她再次恢复了一股霸气，“你是聪明的人，不但国老看中，朕也非常看中。在所有臣子当中，朕苦心经营栽培的臣子，好像你还是第一个。”

王画道：“多谢陛下，小臣不敢。”

“你不必多礼，在朕面前，也休要耍花招。朕就是让你树立一个孤臣、一个清臣的风范代表。甚至你都不需要刻意做什么，让朕一步步提拔你，以后在适当的时候，伸出一把手，使天下大局继续稳定下去。”

王画再次匍匐在地，说道：“陛下恩宠，小臣感谢不尽，但小臣挑不起这副重担。”

武则天又道：“王画，你可想过，国老生前将你当做他的后继之人，你难道想辜负他的期望？”

王画道：“陛下，不是小子不敢挑，是小子岁数太小，没有到挑的时候。”

武则天冷哼了一声：“那又有何妨？朕虽然老了，但还有几年好活，朕能等得起。”

王画眼见推脱不掉，只得道：“陛下，臣即便通过了春闱，也要慢慢历练。皇上可以在一旁监督指导，让小臣迅速成长起来。毕竟做官与做学问是两回

事。”

武则天点点头：“说到现在，只有这句话是朕想听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想了一想，又说道，“王画。”

王画急忙躬身道：“臣在。”

“朕问你，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？”

王画答道：“臣想入伍，做一名将军。”

“嗯？”武则天先是一愣，然后厉声道，“你是想‘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’，避开朝堂之争，却可手握重权？！”

王画的所图被她忽然说出，心中一惊，他定了定心神，说道：“陛下，非也。历朝以来，边患都是各个朝廷的头等大事。秦始皇为了抵挡匈奴，不惜数十万百姓的生命修葺了万里长城。汉武帝为了匈奴，不惜将国本淘空。但到了晋朝，终于五胡乱华。”停了片刻，王画继续说道，“因此边患也非同小可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臣有一点武力，到了军中，争斗也少了一点。正好磨炼一段时间，再进入朝堂之上。这样的过渡更加完美。这是小臣的想法。”

武则天点点头：“这样也好。你虽然要强，但是对朝堂性子太淡，正好磨炼一番，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的性格不是太淡，而是野心勃勃。也许……”武则天话到这里便是打住。

王画却听出来了，如果他对官位表现出强烈的野心，也许武则天会动了杀机。他再次惊出一身冷汗。

武则天又点了点头道：“进入军中，升迁也会更快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记好了，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朕等你吏部试考完后，给你军中三年时间。但以后别忘记你答应过朕的事。去吧。”

王画只好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他走出了广场。这时候日近中天，天气很暖和，可王画却有些不寒而栗。

果然是一代女皇武则天！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，三月很快就来临了。洛阳的桃花开得如火如荼。这时也到了考生们最紧张的时刻——春闱开始了。

春闱考试的时间一般为一天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直到三根烛烧完，考试才正式结束。唐朝的考试十分严格，为了防止抄袭，入门盘查就要过层层关卡。

考完放榜后，还要经过中书门下政事堂再次进行复核，才会公布最后名单。

但在唐朝，考试的体裁较别朝开放。考试的题目一般为诗、赋、经帖各一篇，随后是五道时条策。所谓的时条策，有点类似现在的论述题，就是依照题目，写出对当时时政的看法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；三月三，生轩辕！

这一日，王画与其他学子一样，早早便来到了考场。

太阳的光芒照在他的身上，乌黑的头发，一身青衫，态度从容。其他的学子看到他，纷纷行注目礼。

通过层层检查，王画终于进入了考场，坐了下来。他到的时间比较早，这时候考生还没有入全。王画开始打量起这间考场，这个考场不大，只有三十多张桌椅，每位考生到了，就找到自己对应的椅子坐下。王画没想到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熟人，这人正是约战天下之时见过的张九龄。张九龄也看到了王画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点头打过招呼。不多时考生纷纷入场，而几位监考的大人也纷纷就位。

春闱正式开始！

等时辰一到，一张张试卷发了下来。

拿到试卷，王画首先浏览了一遍，不知为何，这次的题目比前几年的都要难，题目十分古怪。

随后王画开始细致答题，首先入手的是经帖。在春闱中，经帖一般最易，只要对几种经义熟悉，帖对就不难。不多时，王画便完成了。

接下来是赋与诗，这次的赋和诗并不很难。赋是《子虚乌有赋》，要用骈文，写出新意。诗则是《洛堤春柳》。这两道题是王画的强项，不多时也已完成。

接下来只剩重头戏的时条策。这一次王画并没有急于动笔，而是仔细看着题目，思考着切入点。

第一道题，论忠奸。

看着题目，王画的眉头微皱。

太阳渐渐升高了，正好一抹阳光斜斜地从窗户上射了进来，照在他脸上。让王画产生一种暖融融的异样感觉。远处的一处寺庙也做起了早课，一阵清脆的钟声响起。

这一阵钟声使王画的心灵宁静祥和，空灵一片。